

# 元宵寄乡愁

□殷建成

唐代崔液在《上元夜六首·其一》中写道：“谁家见月能闲坐，何处闻灯不看来？”于我而言，元宵节从不是喧腾的灯会，而是母亲手中旋转的竹篾箕，是层层糯米粉裹住的香甜。

那时的小山村，还守着“上灯圆子落灯面”的老规矩。正月十四的清晨，堂屋的八仙桌旁，母亲的大竹篾箕已支好。提前泡好的糯米，磨成的粉晾在青花大瓷盆里，做馅是用黑芝麻掺着碾碎的花生和少许猪油，在案板上切成方丁备用。

我和妹妹围着八仙桌，看着母亲做元宵。父亲是年关从外地赶回来过年的，此刻，他正挽着袖子，帮母亲往篾箕里撒糯米粉。

“滚元宵要心稳手匀，像江南的水磨工夫。”母亲说着，将元宵馅倒进篾箕，撒上一层糯米粉，便开始轻轻摇晃。那一个个小方块，在白花的粉里打个滚，先裹上一层薄衣。母亲用小勺蘸点井水，快速点在元宵上，再撒粉，再摇晃。一下，两下，无数下。竹篾箕在母亲手中仿佛有了生命，那些小雪球渐渐变得圆润、饱满，像一颗颗蓄满了月光的珍珠。

我和妹妹吵着帮忙，力气忽大忽小，滚出的元宵歪歪扭扭。父亲便放下活计，手把手教我。他粗糙带老茧的手掌裹着我的手，轻轻晃动篾箕。

元宵节到了，母亲喊我们兄妹俩起床。这时，灶房铁锅上的水开了。一个个元宵被下进锅里，起初沉在水底，不一会儿便挺着白白的大肚子浮了上来。母亲用竹竿捞起，盛在蓝边粗瓷碗里，先给爷爷奶奶端去，再给我们兄妹一人盛一碗。一家人围桌而坐，一口咬开，滚烫的黑芝麻馅甜入心底。

## 灯影摇红元宵情

□于春林

家乡的元宵节很红火，人们在用这古老的习俗延续喜庆。暮色四合时，年的气息尚未散尽，正月十五的灯影已悄然爬上檐角。乡间的庭院里浮动蜜糖与糯米的甜香。

小时候，乡村迎接元宵节的仪式虽然很简陋，却透着喜庆和热闹。天刚刚暗下来，我便催促父亲把家里挂了几年的大红灯笼点起来，生活一向节俭的母亲则对我说：“你看看别人的灯笼都还没有亮起来呢，你怎么这么着急啊？”我知道母亲是心疼家里的用电量太多，所以才这么说。当看到邻居家一两个大红灯笼被点亮时，我家才跟着点起红灯笼，霎那间，整条街的红灯笼次第亮起，仿佛看到了星河坠入普通的人家，将寻常巷陌装点成流动的画卷。我欢呼着，雀跃着，奔向街巷。此刻，街上人影绰绰，大都是与我一样的同龄人。

家乡有一处城隍庙，那时是最热闹的去处。尽管规模不大，但在人们的眼里也算是灯的海洋。孩子们有的在大人的

## 深藏心中的那盏灯

□朱明坤

儿子举着他的奥特曼灯笼满屋子跑，塑料壳子里传出跑调的《小苹果》，红光一闪一闪，映得他小脸忽明忽暗。他兴奋地喊：“爸爸，我的灯笼会唱歌！”我蹲下来，心里却飘起另一盏灯的影子。

那是三十年前的元宵节，我们一群孩子在巷子里翻找空罐头瓶。要广口的那种，瓶身不能有裂纹。铁丝是求大人从杂物堆里翻出来的，粗的做提手，细的缠瓶口。最要紧的是蜡烛头，正月十五前后，家家户户都有烧剩的红蜡烛，我们趴在供桌底下，捡那些最短的。

我的那盏灯，瓶底糊了一圈红纸剪的穗子，风吹过来，纸穗簌簌地响。十五晚上，天刚擦黑，巷子里就亮起点点灯火。我们提着各自的罐头瓶，比谁的灯亮，比谁的穗子长，比谁的蜡烛先歪倒，歪倒就意味着要烧着瓶子，谁先烧着谁就输了。满巷子都是跑动的光点，喊叫声，笑声。手心被铁丝勒出红印，蜡烛油滴在手上，烫得直甩，可没人哭，哭就输了。

后来有了纸糊的灯笼，再后来有了塑料的。现在呢，儿子这个奥特曼，能唱歌，能闪红光，还能换节奏。他不关心灯是怎么亮的，只关心造型酷不酷。小区里几个孩子聚在一起，比的是谁的灯笼功能多，谁的歌新。

我站在阳台上，看他们举着花花绿绿的灯笼在楼下跑。音乐声混在一起，《小苹果》和《踏山河》响成一片，闹是闹的，

父亲说，过了元宵节，他就要赶回单位。我和妹妹顿时失落，搅动着碗里的元宵，低头不语。母亲轻声安慰：“吃了元宵，就是团圆。你爸在外奔波，也是为了你们将来能走出山村。”父亲点点头，往我们碗里各添一个：“好好读书，将来才有出息。”

那时的我不懂离别，只记得父亲的背影，顺着山路走向远方。更不懂母亲那句“吃了元宵就是团圆”里，藏着多少牵挂与期盼。她一人撑起全家，照料老小，却总在节日里，给我们最完整的温暖。

后来，我真的走出山村，在外求学，毕业后，千里迢迢远赴中原，成了一名铁路人。

铁路人的元宵节，多是在铁轨上度过。二十八个春运，我都坚守在岗位。每当列车呼啸而过，载着游子奔向远方，我站在钢轨旁，看信号灯明灭，听车轮撞击铁轨的声响，总会想起故乡老屋，想起母亲手中的竹篾箕，想起那碗热气腾腾的元宵。

我在异乡安家立业后，却再没能陪父母过一个完整的元宵节。电话里，母亲总说一切安好，让我安心工作，从不提她与父亲对着明月，思念远方儿女的落寞。

如今，我已光荣退休。而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四个年头了，留给我的是无尽的思念。

北宋欧阳修在《生查子·元夕》中叹道：“今年元夜时，月与灯依旧。不见去年人，泪湿春衫袖。”时光流转，月色未改，灯火依旧，只是那个从故乡老屋的竹篾箕里，为我捧出一生温暖的母亲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
这人世间最珍贵的团圆，早已藏在儿时的那碗元宵里，藏在母亲不曾说出口的关爱里，也藏在我从故乡到中原，三十八年铁路生涯的每一次回望里……

带领下提着家里自制的鲤鱼灯穿梭在人群中，歪七竖八的鲤鱼灯笼引得人们好奇的目光；有的是用竹篾扎出的兔子灯，在夜色中忽明忽暗，仿佛月宫捣药的玉兔真的降临人间；最妙是城隍庙翘起的瓦檐上悬挂的那几盏走马灯，那是乡间最擅长扎灯笼的手艺人用彩纸糊的：武松打虎的剪影与嫦娥奔月的线条交替流转，灯芯燃烧时，光影在上面游走如戏，让人想起皮影戏里那些活灵活现的旧时光。人们争先往前挤，那热闹的场景令人永生难忘。

乡间元宵节虽然显得质朴，大多数家庭的孩子举着用萝卜雕的灯，在街上奔跑，灯影里晃动的不仅是光，还有对丰收的祈愿，对幸福的向往。

如今，元宵节的灯变得更加时尚了。它从来不只是照明的工具。它是苏东坡“东风夜放花千树”的浪漫，是李清照“星月交辉，花灯映月”的婉约，更是寻常百姓家“万家灯火不夜天”的温暖和幸福的向往，原来灯影里藏着的，是中国人对团圆的执念，对美好的向往，对人间烟火的珍重。

可总觉得少了什么。少了蜡烛油滴在手上的烫感？少了追着灯笼跑时呼出的白气？还是少了灯笼烧着之后那股焦糊味？

下班，我顺路买了张红纸。吃完饭，把儿子叫过来，拿剪刀裁成条，又折成褶，用线一扎，做了朵纸花。儿子歪着头看，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“灯笼上的穗子，”我说，“爸爸小时候的灯笼都贴这个。”他半信半疑，我把他那个奥特曼拿过来，把纸花往上一贴。他看了两秒，突然跳起来：“爸爸你干吗？把我的灯笼弄丑了！”我赶紧撕下来，纸花蔫蔫地躺在桌上。

晚上，儿子写完作业，忽然跑过来，手里攥着那张纸花。“爸爸，教我贴。”他剪得歪歪扭扭，穗子一边长一边短，可贴上去之后，举起来给他妈妈看：“妈妈，我自己贴的！”那得意的小表情，跟我三十年前举着罐头瓶时一模一样。

今晚上灯，他主动拉着我的手：“爸爸，我们去逛灯会吧。”走到楼下，他又跑回去，把他那个奥特曼拎出来。纸花还贴在底下，走路一晃一晃，灯光一闪一闪，那朵蔫蔫的红纸居然也跟着活了。

街上到处是灯，大的、小的、传统的、现代的。儿子一会儿跑前，一会儿跑后，奥特曼的音乐和满街的音乐混在一起。我忽然想起辛弃疾那句词：“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”年轻时读，觉得是写爱情，现在想想，或许也是写一种陪伴。在那一晚，有一盏灯是为自己亮起的，有一个人是陪着自己走的，这元宵就还是那个元宵。儿子手里的奥特曼还在唱，跑调的《小苹果》飘在风里，我听着，竟也顺耳起来。

## 正月十五汤圆甜

□季勇

正月十五，年味未散，家家户户准备佳肴，燃放鞭炮，笑语盈盈。正值初春，整个村庄弥漫着春的气息，草木萌芽，河水消融，田间泥土芬芳，等待播种新一年的希望。春意初现的元宵节里，吃上一碗汤圆，喜气洋洋，圆圆满满。

这一天的月儿圆，汤圆也圆。母亲将糯米粉和成一大团，切成一小段，略微按扁后放馅儿，包好后用手心搓成一个个白白胖胖的汤圆。馅儿是芝麻加糖调好的，粘粘的，看着都想吃上一口。这比包饺子有意思，我也跟着搓，小手来回不停揉搓，搓几下还打量一下是否够圆，可怎么看就是不圆，继续搓，认真而卖力。一旁的母亲看着呵呵笑，任我玩，反正也不缺我那一个，而一个汤圆在我手上要搓好长时间，才算尽兴。

一竹筛子圆溜溜的汤圆下锅开煮。这要看火候和时间，火太旺汤圆会软塌，煮得太久会粘在锅上不成形，那就白辛苦我搓了半天了。我守在锅边盯着，慢慢烧柴火，母亲用勺子在锅里时不时地搅动几下，看它们都漂浮起来即可出锅，用漏勺将又白又圆的汤圆盛入碗里，就好像是采摘果实进筐一般，满足而畅快。我站在锅边，非要母亲打捞我搓的汤圆，她笑着说：“这么多汤圆，谁知道哪个是你搓的呀。”我仔细寻找，它们个个圆鼓鼓，白花的，都是一个模样，就像圆圆的小满月。

汤圆趁热吃，才有滋有味。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圆，用勺子舀着吃，先吹吹气，再小心地一口咬开，甜腻可口，软糯顺滑，两口一个，大饱口福。虽说有点儿烫，但其中的甜味就得热乎乎的，才更为香甜，几个下肚，喝点儿汤压一压，真是痛快。母亲还不忘提醒我不要贪吃，说这是糯米的不好消化。我才不管那么多，汤圆甜如蜜，幸福添一分，我要多吃几个，多添几分快乐。

若是天晴，夜晚天空上有一轮圆月，一片亮堂堂。一家人吃着碗里的汤圆，望着明月，说着聊着，其乐融融。我们将种种不顺和烦恼都吃掉，有月儿为证，今年定会顺顺当当。母亲还对明月念叨着一家人能平平安安的，我个子长得高高的，学习好好的。圆圆的月儿冲着我们微笑，我们也一起笑了。

如今的元宵佳节，母亲虽然不再包汤圆，但买些汤圆煮着吃，依然甜蜜。回味着甜美的往日时光，感恩当下美好的生活，期盼新年的家庭和美，喜乐满怀。一碗汤圆，甜甜蜜蜜，团团圆圆，甜香在岁月的美妙记忆里，团圆在今日幸福美满时。

